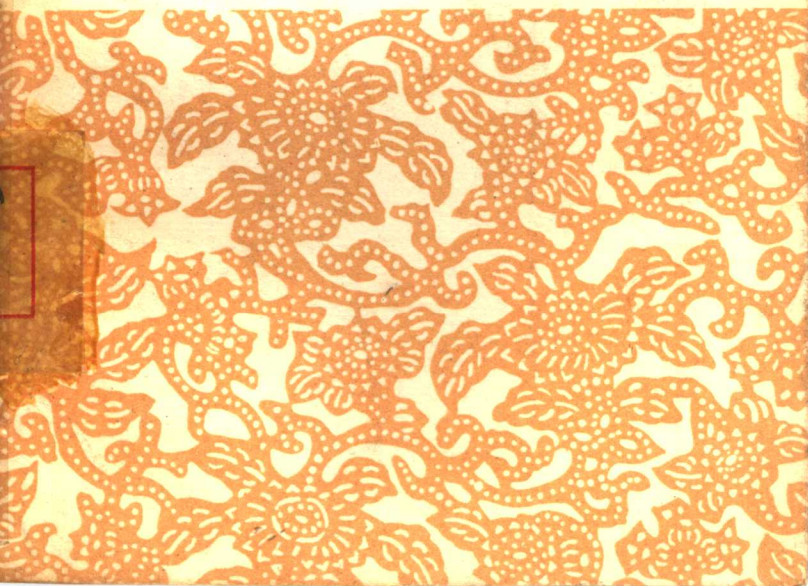




步漫阳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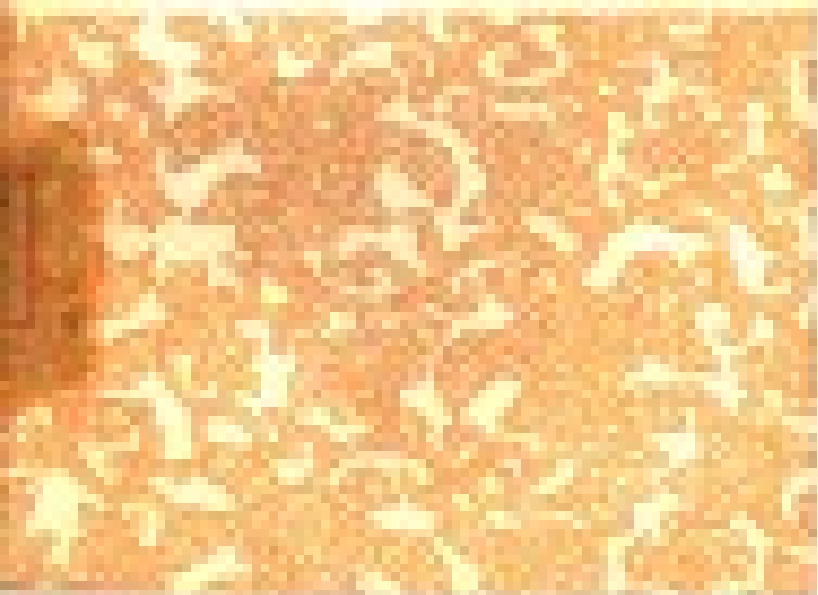
魏鋼焰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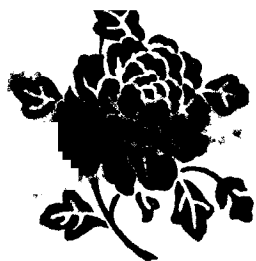


王明賢著

艳阳记步

——





东风文学小丛书

静阳漫步

魏鋼焰 著

风文艺出版社

六三·四·西安

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09号)

西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4号

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: 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· 印张 $1\frac{1}{2}$ · 插页2 · 字19,320

1963年8月第1版 · 1963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5,000 定价: (6) 一角八分

统一书号: T10147·203

出版說明

編輯《东风文学小丛书》的目的，是为了更及时地向广大讀者推荐一批較优秀的文学作品，这些作品，大部分是陝西地区作家和业余作者的近作。从而，更充分地發揮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，为工农兵服务的战斗、鼓舞作用。

这套小丛书包括小說、散文、詩歌、报告文学和文学評論等。

这套小丛书将陸續分批出版。欢迎作者、讀者們的热情支持和批評指正。

編輯部

目 次

行軍.....	1
艳阳漫步.....	15
热爱海洋.....	34

行 軍

——獻給剛踏上征途的青年朋友

雨云，像一列艦隊，從天邊涌涌而來。鮮冽的雨腥味，隨風撲來。城郊的馬路上，響起了急促的車鈴聲、腳步聲……不一會，四周靜寂，只聽見樹葉颯颯歡語，迎接着雷雨。

一支小小的隊伍，踏着忽隱忽現的塔影過來了。

“向前向前向前！我們的隊伍向太陽……”
歌聲快樂，活潑。閃閃的帽徽，嶄新的綠軍服，一色齊的白瓷缸子、紅綢花，在歌聲中一閃一閃。這支小小的隊伍如此新鮮、光潔，就像一脈清澈的山溪，散發着晶瑩的水花，奔湍流過。

剛沾地的皮鞋底，在洋灰馬路上踩的山响。

年青的战士们，对压在头上的乌云，睬也不睬，抹抹额上的汗，捋捋肩上的背包带，高昂起头，以更快乐的歌声，向雷雨走去。

队伍的末尾，有个小鬼，只顧痴望着头顶上掠食的燕子，一脚踩了人家的脚跟。他吐吐舌头，偷笑了声，就又赶快换对步子，目不斜视，奶声奶气地大唱起来。

这小鬼虎头虎脑，两只溜圆的黑眼，一刻也不安生。胸脯上沾了根面条，松开的一只鞋带，左右甩跳。他两手使劲抛甩，那么新鲜地尝试着第一次的行军。这小鬼的长相神气，活像我的一个老战友！他和这支小小的连队，使我想起了我的前辈，我的战友，革命的漫长道路……

从井冈山迈出的第一步起，踏荆棘，渡江河，从黑夜到黎明，从山岗到平原，边走边战，边战边走……行军这个词儿，包含着多么巨大深刻的内容，能引起多少动情的回忆，美妙的联想！

不是么？祖国的山山水水，哪一处没有革命战士的脚印？谁要能把这些脚印，都閃射出宝石

的光彩；想想看，这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，将出现一幅怎样的图画！在那棵榆树下，将军就着一支支火柴的亮光，写下了总攻命令。在那块突兀的山石上，政委领着千万健儿宣誓长征。这是座小小的草桥，却有个驰名的统帅，在这里辞别老母，戴上了五星军帽。这是个鸟都不停的山尖，可有个妇女担架队在漆黑的夜里，抬着自己的彩号走过……

走吧，我年青的同志！中国革命就是这样走出来的，中国的战士就是这样走出来的。一批批举起镰刀腿沾泥巴的农民，甩掉长衫手上没茧的学生，穿过鹹苦海水的华侨，带着一头石粉的石匠……像山间的溪水，崖上的瀑布，草原的小河，飞溅着，潜流着，左绕右转，千流归一，投向了革命的长河。前进、战斗，战斗、前进，看见了雪岭下火红的早霞，碧海上晶莹的明月；识透了波流的方向、巨涛的威力，逐渐成为革命的水手。

年青的朋友！十年，二十年，在革命的长途
中，也许有那么一天，你将欢吟着“踏遍青山人

未老”的詩句，回忆起这个雷雨前的行軍，你的第一次行軍吧！

心爱的小鬼！我那位老战友，也是在你这个岁数，迈开了第一步的。

一个秋天的拂曉，在天梯似的摩天岭上，有支小小的宣傳队正在攀登。他穿件拖到膝盖的棉軍衣，裝滿标語的帆布挂包，卜卜拉拉打着两腿，两脚穿着昨夜老班长才为他赶打起来的草鞋，走几步就看看一顫一顫的紅絨球，心里那个美呀！一会儿弯腰拾几顆圓溜溜的白石子，一会儿拽着树枝去摘个黃澄澄的山梨。咦！什么响？好一股小泉！管它冰不冰牙，用帽子擦一把汗，拿嘴凑上去，嘿，冰凉渗甜！嗯？草窠里是什么虫，叫得那么好听！管它扎不扎手，一把把它捺住。不一会，累的渾身是汗，脚底板打起了泡，就拽着騾子尾巴，連呼帶喘地爬上了高峰。

山风夹着黎明前的寒气紧紧裹来。当他坐在石头上喘气的功夫，几个老同志已把宣傳鼓动棚搭好了。老炊事班长放下他那口宝鍋，到坡上拾

柴，一抬头看见了他：“怎么，小鬼，蹦不动啦？”他不作声，只是撅着嘴把脚伸给老班长看。老人弯下腰，在淡青的曙光下细细地察看，随手在油桶上刮下块油垢，抹擦着绳子勒红的地方，怜惜地责备道：“没见过你这样行军的！路远的很呢，得一步一步走！”

哈呀！走路还要人教吗？也太絮烦了！可你怎么说呢？人家到底走过二万五千里，过的桥比自己走的路还多哩！他撅着个嘴盯着脚面，忽见脚下缓缓流过一片黄融融的柔光……

“老阳起驾了，队伍也快到了。”老班长用一条绒绳给他换了根鞋带。

他抬起头，只见在紫霞橙雾里，一轮血红的太阳，威严地缓缓升起。阳光，像浩漫的红浪，向太行山涌来，逼退了夜色、寒气，洗抹出遍山满沟的青核桃，嘟嘟噜噜的黄柿子，亮黄的山梨，蓬蓬丛丛的紫槐赤枫……好一个娇艳的太行山！极目远眺，山山不断，岭岭相连：遍地是炊烟的蓝柱，粗犷的山歌，长矛的红缨，闪闪的刀光……好一个刚强的太行山！

大軍踏着阳光走来了，油黃的斗笠，在阳光里忽沉忽浮，宣傳隊在山頂搥起鑼鼓，唱起戰歌，迎接大軍。正在山腰盤旋的隊伍，嘩地一聲仰起頭來，笑聲，歌聲，旋繞山谷。

看看那個小號兵背着的軍號吧！號身上的凹洞是雪山的冰雹打的，號穗上的殘角是過大渡河橋時火星穿的。在那個小小的號嘴上，他吹出過多少次民族的吼聲、黨的命令！老炊事班長又背起他那口寶鍋走了，從江西蘇區到太行，有多少戰士在這口鍋里攪過稀稠，共過勺把？隊伍行進着：他身邊走過踏平黃河濁浪的白馬，血戰瀘定橋的刺刀，印過《八一宣言》的油印機，穿過萬里硝煙的軍旗……他嚼口沙甜的柿子炒面，邊走邊聽着一個比一個美妙的革命故事，一個比一個新鮮的紅軍歌曲……這是多么甜美的行軍！多么詩意的行軍！

儘管，他是那麼幼稚地開始了這第一次行軍，留下的腳印如此肤淺，老班長說的話他還不懂，可是，這總是第一步！那麼快樂單純的第一步！

走吧，年青的朋友！不要管头上那墨黑的雨云，哪个真正的战士没穿过百十回瓢泼大雨？革命，就是在风雨中走出来的，革命者，就是在雷电下成长的。

那一年的深秋，日本军队简直是手牵手，刀接刀，在根据地“篦梳扫荡”。庞大透迤的太行山脉云雾蒙蒙，雨网密罩，山洪咆哮，石崩崖塌……万山丛中，两种命运在决战！曙光与深夜在决战！

这是一支小小的后方部队，没有电台，没有侦察员，人们腰里只揣着几颗手榴弹，在呼啸的枪声里穿行着。

脚被山石割破，雨水泡白；腿痠痛得抬不起来；雨水从脖子里流下，浇湿了前后胸；帽舌耷拉在发烧的前额上；饿火烧尽了身上的最后一分力量。走呵，走呵，眼皮合上了，一头撞到树上，惊醒了，又走呵走呵……

雨，狠狠地下着，像要把太行山泡软了才甘心。队伍，又站住了。千岭万壑，静悄悄的，只

听见核桃树阔大的叶片上，雨鞭的抽击声。只看见一支支阴绿的信号弹光划过雨空。路，在哪里呢？那个娇艳而刚强的太行山在哪儿呢？

田埂上，响起了窸窸窣窣的声音，人们刚要喝问，从一棵枣树下，站起来个高大的身影，缓缓走了过来……是个花白头发的老农。他伸出一双粗壮的大手，摸着人们的斗笠臂章，眼里亮晶晶的，不知是泪水还是雨水。片刻，他把夹着的毛口袋往身上一披，挺起身来说：“跟我走！”

这时，树下又站起个满头雨珠的中年妇女和一个赤脚女孩，两人顶扯着一块补丁压补丁的棉被，雨水顺被角淋淋流下。一阵电光闪过，照出被帐下有个不满周岁的婴儿，酣睡在被下的一堆秫秸上，地下的雨点，溅在茸茸的头发上，小脸上。那个妇女用发抖的声音说：“同志，我把人交给你们了，死活都要在一起……”老人打断了她的话：“什么你们、我们，如今咱们是一条命！”

山路上又响起了脚步声，强烈的连发电光，

照出了老人那微驼着背的昂然身影，也照出剑岭兀聳，怒峰勃起的太行！誰知道在蓬蓬丛丛的树下，有多少抱着孩子的媽媽在望着我們？在莽莽山岭上，有多少老人帶着革命的子女，从风雨之夜走向黎明？

队伍默默前进，在“嚓嚓”的脚步声里，一顆巨大热烈的心在跳动，成长。

青色的曙光，透过密厚的云层，从縫隙中流了出来。敌人的信号彈光，越逼越近，火网也越收越紧，可是这座聳立在面前的大坡，还是爬不上去。泡透了的黃胶泥，亞賽澆了油。人們扯着皮帶，拽着綁腿，揪草根，扣地皮，一寸寸地爬，爬……一个滑脚，整个队伍就又从几百米的土坡上溜了下来。第二次，第三次，……人們軟得像一团泥，咽得眼皮像胶粘，四仰八叉躺在泥浆上。

“起来！”队长压低声音喊着。他指着坡頂：“胜利就在头頂，这么几百米，我們就上不去？除了手榴彈，干粮，其余东西都甩掉！”

人們打开了背包，黑皮鞋，呢背心，杏黃色

的信套，黑漆布面的照片簿，紅綢封面的日記本……三把兩把處理得干干淨淨。

隊伍站好了，隊長挨個檢查着行裝，鞋帶……走到老班長跟前，他停住了：

“為啥不把鍋放下？”

“沒了鍋我干啥？”

“那你怎么上得去？”

“雪山都過來了，这么个坡还能挡住腿？不怕腿上不去，就怕心上不去。”平素不吭不哈的老班長，今儿却字字帶鋼，搖震着人們的心。

老班長和隊長在前面開路，人們跟在後面，爬，一寸，一寸，穩住，穩住；勝利在上，上！希望在前，上！明天在望，上！用膝蓋，用肘子，聳身，挺胸……哈！峰頂已在腳下！讓敵人拾着我們的草鞋去哭喪吧！叫他們看着戰士的腳印跺腳吧！革命，又大步前進了！戰士們，又踏上了一座高峰！

云，開始退了。暖暖的秋陽下，太行山云蒸霞蔚，氣象萬千，戰士們又唱起“鉄流兩萬五千里，直奔着一個方向”的戰歌，在萬山叢中前進

了。

走吧，年青的朋友！路就是这样走出来的，一座高峰，又一座高峰，每一次攀登，都是个新的开始，严重的考验；而每一座高峰的峰顶，都会给你以崇高的喜悦，美妙的境界，更坚韧的力量。

十年，二十年，战火硝烟，雷电风雨，你的脚，起了死茧，你的肩磨出死肉，脸被山风吹红了，眼磨练得锐利而深沉。你迈出的脚步，印下了深深的脚印，你的血肉神经和自己的队伍、人民、土地，生长成一个整体。你走在自己的队伍里，能从那“嚓嚓”的脚步里，将军的眼神中，战士的嘴角上，感到革命脉搏的跳动。这时候，才能说一声：“我是个战士！”

在投入革命长河的时候，哪个人没有过自己的抱负和希望？有多少英雄使我们向往过呵！忽然有那么一天，首长把你叫到他的屋里去：像是第一次见面，从上到下地打量你，随着说要你带一组人到敌区去。你又惊又喜——是第一次独立